

Miss * 爱 + 时光

The

the bottle

漂流信。

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一场梦。
梦醒了以后，你会来找我吗？

披着人皮的企鹅 著

Miss * 爱 + 时光

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一场梦，
梦醒了以后，你会来找我吗？

漂流信。

披着人皮的企鹅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流信 /披着人皮的企鹅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
ISBN 978-7-80719-947-2

I . ①漂… II . ①披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79285号

本书由鲜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（不含港澳台）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，并保留一切权利。

漂流信

作 者 披着人皮的企鹅

总 策 划 贺鹏飞

策 划 陈绍敏

责任编辑 任心宇

特约编辑 宗珊瑚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14层 邮编 350001

发 行 部 0591-87536797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

印厂厂址 河北省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99

开 本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字 数 100千字

印 张 14.5

版 次 2013年3月 第1版

印 次 2013年3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19-947-2

定 价 24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楔 子	1
Chapter 1	5
Chapter 2	23
Chapter 3	43
Chapter 4	61
Chapter 5	83
Chapter 6	100
Chapter 7	120
Chapter 8	138
Chapter 9	154

Chapter 10	171
Chapter 11	187
Chapter 12	208
尾 声	221
后 记	226

楔 子

一睁开眼睛，我还没对周围的事物适应过来，以为仍然在梦里。眼睛所见的是一整片被染成金黄色的白云，我想那颜色一定是被太阳光渲染才会这么美丽。

摇摇晃晃的视线，整个人就像是飘浮在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处，那样的感觉很舒服，很容易让人无法自拔。等回过神来后，才知道我正躺在漂流于大海的木制小船上，不小心睡着了。

坐起身子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我已漂离岸边有一段距离，金黄色的海滩、道路和矮房全都缩成小小的形影，这样的情形并不令我慌张，因为已经好几次了。只要稍微离熟悉的岸边远一点，就会感觉到自己

已离开原来的世界，在异度空间里流浪着。

夕阳西下的画面在我的正前方，光的颜色柔和且美丽得令人无法形容，它夺走我所有的目光，我舍不得将视线移开，只因这实在是太美了。

我想，那美得令我迷恋的颜色，应该就像爱情一样。

身处在这片蓝色海域，拥有着与你的共同回忆，一望无际的海平线，让我记得自己对你的爱有多么深远。

试着用手抓住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，知道根本什么都抓不住，这样的举动是毫无意义的，但是这样才会让我意识到，梦和现实存在的差别。在梦里，有很多事情，或许只要一只手就能实现；在现实，有很多事情，想做都做不到。

我不自觉轻叹一声，看着眼前的夕阳已摇摇欲坠。紧接着是转为黑夜的一段时间，在这段时间会有很深的感触，会让我很轻易就想起难过的事情，耳边聆听着清脆荡漾的海水声，会有种很深层的孤独与寂寞侵袭到我内心深处。

原来，夕阳落下时，会让我这么不知所措。

原来，想念着你，会让我这么难过……

已经过了好多年，我很感谢自己的记忆十分争气，因为仍然存在着你的身影，你的一举一动在我脑海里，就像是这世界的自然规律般

不曾间断过。

你说过，大海能够传达思念给对方，而那份思念是会一天天覆盖在心里，等感觉到重量时，就会意识到有多么想念你，也会记得自己有多么爱你。

我拿起了一个未曾用过的透明瓶子，里头装着的是我写给你的信，信里有我对你无穷尽的思念，瓶中信将漂洋过海，到你的世界去。它不会因时间而腐烂，字体也不会因被浸湿而模糊，它传递到你心里的会是我那不朽的爱。

我轻轻将瓶中信放到海面上，手仍不肯放开瓶子，心中有点担心，不管这动作重复了多少次，自己仍然会在放开瓶子的那一瞬间迟疑好几秒。海风徐徐吹来，像是安抚着内心的不安，最后我放开了瓶子，任由它随波摇晃，渐渐远离我的视线，朝着海平线漂流而去。

每当我寄出瓶中信时，总会在小船上难过许久，那孤寂的情绪在一瞬间侵蚀我的心。我虽可以感受到曾经有你的幸福，但回过神来，还是无法忍受见不到你的痛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多想再见到你的笑脸……

看着辽阔无比的远方，我黯然落泪，泪水流露的是无穷尽的感伤。心里拥有着对一个人的思念及记忆，不管如何，那泪水都是流不尽的……

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你的味道……

我再次躺在小船上，看着渐渐昏暗的天空。耳边传来海浪翻腾的声音，犹如一首好听的催眠曲，我轻轻闭上眼睛，脑中浮现出一个画面，虽不知那是梦还是记忆，但我却清楚地知道，这是第一次捡到瓶中信的那一天……

Chapter 1

一个透明的瓶子里，放着卷成一圈的泛黄信纸，内容透露出好多的思念，字里行间充满着连旁人都能感受到的情意。我看得很疑惑，并不是因为看不懂中文的关系，而是那信的收件者，叫做“伟”，这也是我的名字。

其实也不是偶然的情况下捡到瓶中信，应该是我常往海边跑的关系，所以这种极为渺小的运气，我已经当做理所当然了。

因为我的身体不是很健康，为了不让病魔嚣张，我听从医生的建议，独自一人远离原来住的都市，搬来靠近海边的小镇。

虽然身体状态亮着红灯，但也不至于像个活死人一般，就像一台

看似正常的计算机，平日能够正常运作，却隔三差五地出毛病，有的时候也查不出什么，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，只能用重装系统来解决。

这也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，因为自己不是吃下一片光盘，身体就能够还原到最佳状态。

从小到大，生病的次数多到我都快忘了学校是什么样子，虽然一直持续就医，但就是没办法消灭那万恶的病魔。所以，小时候我几乎没有朋友，也是因为常常没去上课的关系。

不过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大渐好，也许是抵抗力增强的缘故吧，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脆弱，但比起一般年轻人该有的活力，我还差得多。

高中时曾经发生一件严重的事情，我失去了两年的记忆。

刚上高中，开始对高中生活抱有期待的时候，就在某一天过后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种感觉就好像出生到开始有意识的那段时间，很难去回想的一段空白岁月。

仿佛闭上眼睛后睁开，就直接跳级到高三，没有任何的不适感，只是感觉少了两年的记忆。我可以回想起以前发生的事情，却怎么样都想起那两年的一切。

医生宣称是突发性的记忆退化，但我觉得那根本是不相关的说法，只是因为找不到原因而这么解释罢了。

但是，尽管丧失了两年的记忆，却有一些梦，怎样都忘不了。这些梦很零碎地潜伏在我脑海里，它们就像是一个个升空的气球一样，

会在我接触到一些事情时爆开来。

梦里的画面仿佛相互呼应着，有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。

那些梦很特别，就像是真的发生过一样，或许跟我失去那两年的记忆有关。上大学后，我的认真思考过那些近似于逼真的梦，甚至觉得那些梦就是我失去的那两年记忆。

我曾试着查证过，但是结果并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，所有梦中的人和事物，现实生活中都不存在。

我将调查重点转向现实生活，结果就连周围的人，都像被我传染一样，全记不得我那两年的经过，所有资料都被磨灭，我无从得知那追溯不回的真实。

步入社会后，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我搬到靠近海边的小镇，对我来说这是治疗疾病最好的地方，另外我也很喜欢带有咸味的海风。

在接近傍晚时分，坐在松软的沙子上，看着橘红色的夕阳落入海平线，那时原本的蓝海会被染上夕阳的余晖，仿佛披着艳丽的薄纱，让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无法言说的画面。

有一次，在夕阳坠落转为夜晚的时候，我在一间废弃小屋前的海岸上，捡到一个里头装有信纸的透明瓶子。起先只是认为，那或许是被困在荒岛上的人发出的求救信——总觉得这种桥段和电影如出一辙，也许我是个不小心闯进拍摄现场的糊涂笨蛋？

在确认没有任何摄影机后，我又觉得那个瓶子是被人乱扔进大海

的垃圾，或者是因为没写收件地址及邮政编码被退回来的废信。不管如何，那个瓶子充满着比女人还要多的秘密。

捡起瓶子后，我把玩般翻转瓶身，里头的信纸像是小丑杂耍里玩的滚轮一样，恣意旋转着。良心告诉我，偷看别人的东西是种不好的行为，但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实在很想偷看一眼……

如果写的内容不是中文那就算了。心里头悄悄萌生这个念头，毕竟我只看得懂中文而已。打开被海水浸湿的软木塞，我倒反着瓶子，用手尝试抠出卷成一筒的信纸，那动作像极了猴子在抠管子里的香蕉。

我好不容易抠出信纸，小心翼翼将它摊开，先是震惊了一下，内容是中文没错，但更令人惊讶的是……开头写的人名竟然是我的名字。虽然不排除只是刚好同名同姓的可能，但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上面，就是会有种奇妙的感觉。

想象着课堂上老师点名，叫到我名字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两个人同时举手的画面，即使知道大家同名同姓，但就是会觉得怪怪的。

信的内容是在说一个叫 Joyce 的人，写给跟我同名的家伙，依照用字及笔迹来看，我理所当然地认为 Joyce 是个女生。

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在同一个地点偶尔会捡到漂流到岸上的瓶中信，而且全都是 Joyce 写的。

收到信的间隔不一，几天、几个星期，甚至几个月都会有瓶中信漂来，等到捡了五封信以后，我开始觉得这次数也太异于平常，仿佛

就像是写给我的一样，久而久之，便觉得这种荒唐的事情没什么好大惊小怪。

其实每封信，内容都很平常，多半是在写 Joyce 的近况，还有一些对另外一个伟的思念，但就像一本逐渐将你带入高潮剧情的小说，由一封封的信拼凑的剧本，我开始感受到他们之间有着至死不渝的爱情。

仿佛幻化成一股暖流，在我胸口位置停留不去，那是种笔墨字句难以形容的感觉，连言语都无法架构出的信息。Joyce 对另一个伟的爱，从异处漂洋过海来到这里，信纸上的字句依然清晰，就像是在告诉他，那份爱永远都在。

但是，另一个伟他没办法看见，这点 Joyce 也明白吗？

或许她早就知道了，却还是这么做……

渐渐地，每到海边，我开始期待捡到 Joyce 的瓶中信。虽然不是写给我的，但自己却很想要继续看下去，我很在意他们的恋情。

就在捡到第五封信的两个星期后的某一天傍晚，洒着桃红色亮片的夕阳海面，有个透明的瓶子被海浪打上岸，静静地躺在细沙里。

我希望那是 Joyce 的信……不！应该是说我直觉那就是她的信。

打开软木塞后，拿出信纸，熟悉的笔迹令我开心起来。虽然不知道为何会开心，但觉得能够看到 Joyce 持续对另一个伟的爱，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可是，这次的内容只有两句话，看完后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……

我的世界里，有你的味道，记忆里也有你的存在，使我可以感觉到你……

我好想再见你一面……不管是以何种形式……只想再见到你……

自从短短两句话的最后一封信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捡过任何 Joyce 写来的瓶中信了。他们两个的爱，或许不是我想的这么甜蜜，因为另一个伟始终不知道这些信息……

“是哦……从那一次之后，就没有再捡到 Joyce 的瓶中信了吗？”

在公司的逃生楼梯间，我和秋菊坐在阶梯上聊着瓶中信的事情，那里也是我们休息时间窝着的地方。

过了好几个月，我和秋菊再次谈起瓶中信的事，她也是关注这件事情的粉丝之一。

秋菊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女，尤其穿上公司制服，更让人有种不可高攀的感觉。她是我工作上的同事，也是很好的朋友，在工作上常常接受她的很多帮助，她是个很细心的女孩子。

喝了一口秋菊泡的茶，我回：“嗯，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没有再捡到 Joyce 的瓶中信了，但其实想想，会捡到已经是趋近于奇迹了吧？”

“更何况你还捡到这么多，更是奇迹中的大奇迹呢！”秋菊微微笑者，发出与脸蛋相配的轻柔笑声。

她递了张面巾纸给我，提醒我擦掉嘴边的油渍。哦！那是拜刚刚吃的盒饭所赐。

这时逃生门被推开，依照我们正在喝茶的时间来看，阿哲拎着盒饭进来了，而他铁定会说：“你们吃完了哦？太夸张了吧！”

阿哲是别的部门的一个猛男，我是在一次从饮料自动售货机中取饮料的时候认识他的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认识过程，就是他没带零钱而已。

其实严格来说，阿哲不像是坐办公室的料，他比较像是模特儿或是夜店服务生。他非常外向，对人虽有不客气的地方，但习惯的话倒觉得他只是比较豪爽罢了。

阿哲挤在我和秋菊中间，翻着塑料袋里的盒饭，问：“你们刚刚在聊什么？”

“没事啦，在聊一些客户的资料……”

阿哲大口咀嚼着嘴里的饭菜，模糊地说：“扯啦！你们怎么可能这么乖？是在搞暧昧吧？”

“慢慢吃，不要急。”秋菊递了一杯热腾腾的茶给阿哲，像是要以此封住他那个大嗓门。

我们三个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常常下班会去喝个茶，放假会一起去玩，我们时常混在一起，无所不谈。虽然还不是很了解对方的所有一切，但就是这样适可而止地了解，才能有这种友情。

“伟，今天要记得去看医生哦。”

“不是十六号吗？”

我才刚回问秋菊，阿哲就接着说：“就是今天啊！下班等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”

“那就麻烦我们的阿哲兄了！”秋菊拍了一下阿哲的虎背，让他差点喷饭，逗趣的模样惹得我们笑了。

搬来现在住的地方后，我的身体状况稳定许多，也许是呼吸到都市里那宛如毒气的空气吧。但即便如此，每个月我还是得抽空去见主治大夫陈医生四次。而每次，我总会跟陈医生聊上许久，多半都是聊关于那些梦的事情。

“但是你不是查证过真实性吗？假设那些梦是你丧失的两年记忆，但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实体证据，不是吗？就像你说的，在梦里你父亲还活着，但实际上他在你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梦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，这点你很清楚的。”陈医生坐在一张旋转椅上，笑着说。

我从治疗台上坐起身子：“可是……梦的片段越来越多，一点一滴地塞进我脑袋，就好像被人剥开头顶，放了些东西进去，很难不去在意吧？”

“哈哈！你的比喻很有趣，不过我认为跟你的记忆受损有关，大脑正拿那些梦来补足失去的记忆，但你本身很清楚那些只是场梦而已。”